

市民、传媒、科学与小说：18 世纪以降英国小说演变之跨学科考察

Citizen, Media, Science and Novel: A Cross-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British Novel Since 18th Century

蒋承勇 (Jiang Chengyong)

内容摘要：英国小说从文艺复兴至 17 世纪还处于雏型期，而在 18 世纪之所以能够“成型”和“崛起”，则得益于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同时也因为此时说的现实性或真实性审美品格应和了市民大众的阅读与审美趣味，市民阅读的增长反过来激励了作家的创作。19 世纪印刷技术和传播媒介的革新则使小说产量剧增，加速了小说阅读的普及和读者群体结构的变化，小说进一步走向大众、走向繁荣与成熟，19 世纪也被称为“小说的世纪”。19 世纪同时也是“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理念的渗透促进了小说审美品格的嬗变，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更喜好小说故事的现实性和真实性，作家则把小说文本的内容作为“历史”和“事实”去描写。20 世纪新的科学理念的渗透使作家对 19 世纪小说观念产生不满与反叛，进而追求一种新的“真实性”审美品格，从而导致了英国小说艺术形式与表现方式的新变革。

关键词：市民阶层；大众阅读；传播媒介；自然科学；真实性；英国小说

作者简介：蒋承勇，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Title: Citizen, Media, Science and Novel: A Cross-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British Novel Since 18th Century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Renaissance to 17th Century, British novel had been in its state of miniature. However, in 18th century it came into “being” and “rose”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the formation of citizen stratum and the rise of citizen culture. Meanwhile, since the reality and authenticity of novels catered to the reading taste of citizens, the increase of citizens’ reading stimulated the creative writing of writers in return. The revolution in the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media in 19th century boosted the volume of novel writing dramatically and

accelera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novel reading and the change of readership structure. As a result, novels went further to the mass, became more prosperous and mature. 19th century was called “a century of novels”. It was also “a century of science”. The ideas from natural sciences influenced the evolution of the aesthetic quality of novels. Writers as well as readers preferred the reality and authenticity of novels and pursued the contents of novels’ texts as “history” and “facts”. The permeation of new scientific ideas in 20th century made writers be discontented with and rebel against the notions of novels in 19th century, pursuing a new “authentic” aesthetic quality, which led to the new revolution of British novels in artistic form and mode of representation.

Key words: citizen stratum; mass reading; media; natural science; authenticity; British novel

Author: Jiang Chengyong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Institut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Western Literary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Email: jcy@zjsu.edu.cn).

英国现代小说的成型与成熟始于 18 世纪，那是伴随着英国近现代史的步伐走过来的，或者说是伴随着英国社会的现代化步伐走过来的，是现代文化发展变革的历史产物。而在此之前，从文艺复兴至 17 世纪是英国小说的发端阶段或雏型期，其内在文本模式从古老的叙事方式中逐步成熟起来 (Richard Kroll 4-5)，经历了从韵文叙事文学向散文叙事文学的转型。“雏型期”英国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小说创作多取材于圣经、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也有的取材于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题材，而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则较少，因此，现代小说意义上的那种现实性或真实性还显得比较弱。作为叙事文学，此时的英国小说通常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直线式展开情节，故事较单一，结构教简单；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此时作品中的形象都比较夸张，明显具有传奇文学的虚构性，现实感和性格完整性不强。这些都说明，17 世纪及其以前的英国小说尚未脱离英雄史诗与传奇的母本，艺术上不够成熟，处于雏型状态。本文从市民阶层的兴起与大众读者的壮大、印刷技术与传播媒介的革新、科学技术的突破与科学理念的渗透等宽泛的文化因素出发，考察、辨析英国现代小说的成型、崛起与繁荣及其审美品格之嬗变的外部原因及互动关系。

一、市民阶层的兴起与“市民大众的史诗”

用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伊恩·瓦特的话讲：在 18 世纪，古老的叙事文学发展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Ian Watt 70)。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小说”，除了叙事艺术、表现技巧上的“现代化”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小说文本所

表现的内容贴近日常生活,更富真实感,能够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所接受。

小说要从 16、17 世纪被冷落于诗歌与戏剧一旁的边缘状态走出来,进而昂首崛起于诗歌与戏剧之前,首先需要拥有读者大众。18 世纪的欧洲,既是“自由思想开始形成”(Berlin 29)的世纪,也是“现代世界”逐步产生的世纪,尤其在工业化、城市化处于领先地位的英国,文学所面对的新大众是市民阶层。市民阶层作为新兴的阶级,有自己独特的世俗化价值观念和大众化审美趣味,他们在文学接受的期待视野上趋于通俗化,而小说恰恰与这种大众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相契合,“因为小说的文本内容总是带世俗化倾向,小说的接受范围也带有大众化的特征,这两点都集中体现于市民生活之中”(徐岱 91)。这个时期,小说是“影响英国国民生活的最重要的艺术”(Leavis 354)。所以,黑格尔称小说是“近代市民大众的史诗”(黑格尔 167)。“从 1774 年后,很多失去版权保护的书籍大量印刷、销售,书价下降,低收入的人也买得起书了,读者群就迅速扩大”(戴联斌 133)。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小说在英国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普遍地在民众中流行,小说写作的队伍也日渐壮大,“到了 1750 年,小说的文化意义已十分重大,有力地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任何一个对小说创作感兴趣的人(不论是男是女)的职业选择”(Hunter 28)。就小说家来说,他们往往都认为自己创作的小说文本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并希望通过小说“创作一部历史足以体现自己权威的历史著作,从而获得他在从事其他社会活动所无法企及的声誉”(Ray 133)。可见,英国小说在 18 世纪之所以能够“成型”和“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同时也因为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应和了市民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发展和市民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成就了小说的发展与成型,并影响着这一时期小说的艺术风格与审美品格——现实性或真实性。

18 世纪英国文坛上最令人注目的是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一词含义丰富,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艺术与人文内涵,而这里主要指当时英国小说普遍反映现实生活、描写普通市民、表达作家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的那种真实感和现实感。这种小说“既反映已经发生了的事又力图促成事情的发生,它既包含了再现,又意味着修饰”(Hunter 133),从而有别于 16、17 世纪“雏型期”小说及传奇故事,它完全以一种新的面貌与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丹尼尔·笛福被英国小说批评家伊恩·瓦特誉为“我们的第一位小说家”(Watt 80),是英国最先出现的 18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笛福的自传体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是他对小说真实性的一个实践范本,而他所说的“真实性”则集中在个人生活体验的真实性上,由此又强调了小说文本与生活现实的一致性。这部作品既标志着 18 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诞生,也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英国小说的形成。笛福之后的理查逊则用书信体小说表达人的真实感受,把关注的焦点从笛福式的小说文本世界与外在生活的对位,转向了文本世界

与人的情感心理世界的对位，成功地将心理分析与情感描写引进小说，从而引领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观心理真实之路。英国 18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由亨利·菲尔丁推向了高峰，他的“喜剧性散文史诗”以幽默讽刺的手法，广泛地描写了 18 世纪英国万花筒一般的社会生活，在人性开掘的真实性、深刻性和故事叙述的曲折性、复杂性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与贡献，从而拓展了 18 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内涵。

除了现实主义小说外，为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崛起”与“成型”做出贡献的还有感伤主义小说和哥特式小说。劳伦斯·斯特恩是英国感伤主义小说的代表。他的《感伤的旅行》特别擅长于抒发主观的感情和心理分析，把小说的叙述对象从外部转向了人的内心世界和心理真实。因此，这种心理“感伤”不仅从另一种审美角度应和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感和真实感，而且也从心理真实的层面投合了市民大众的阅读趣味。

“哥特式小说”兴起于 18 世纪中后期的英国，代表作家是霍勒斯沃尔波尔。如果说从笛福到菲尔丁的现实主义小说注重日常生活真实的描写，斯特恩的感伤主义小说注重内心世界的描写，那么，哥特式小说则注重从超现实的角度叙述离奇变幻的故事，给人一种新的观察事物的视角，让事物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展示在读者眼前，从而满足了市民大众对小说趣味多元化的审美心理需求。

总之，在市民阶层形成、大众阅读兴起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现实主义小说、感伤主义小说和哥特式小说为主的多种小说品种，共同促成了 18 世纪英国小说的“崛起”与“成型”，使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更趋完善。概而言之，“成型期”的英国小说有以下共同特征：第一、“真实”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理念，因而，小说成了文学家反映生活、表现生活真实感受的重要手段与方式，阅读小说也成了普通民众观察生活和情感宣泄的重要渠道，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第二，以虚构的方式描写当下生活中的普通人，而非以往的传说人物或神话人物，而且，开始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复杂人性的揭示，对人的心理情感分析在小说中占有一定的位置。第三、作家们对故事叙述的技巧更为重视也更成熟，小说的情节显得曲折、生动，因此，小说的可读性、娱乐性增强，但叙述方式上仍然与流浪汉小说较近，中心人物主要为推进情节服务，故事情节以单线发展为主。因此，从叙事技巧的角度看，18 世纪英国小说处在“故事小说阶段”或“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刘建军 78）。18 世纪英国小说的这种形式和审美特征，都应和了特定时期读者大众的阅读与审美趣味，这反过来也促进了具有特定审美特征之小说的成型。

二、传播媒介的变革与“小说的世纪”

无论哪位作家，其文学创作要得到世人的熟知和认可，都离不开作品的传播。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需要媒介的承载，而媒介是十分宽泛的，不

同时期的传播方式不尽相同。从古代的口口相传到文字的抄写流传,再到印刷品的出现,乃至现在的电子网络媒介,媒介与传播方式的变化无疑关乎文学艺术发展方式与速度。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成名是仰仗于当时为上至女王下至广大市民所喜爱的舞台戏剧这一表演性传播方式,因而成为那个时代文学艺术的弄潮儿,那么 19 世纪作家的成功,则与当时印刷技术革新后出版业和报刊传媒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

现代报纸是印刷技术革新的产物,它对小说的传播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代报纸”是指有固定名称、面向公众、定期、连续发行的,以刊载新闻和评论为主,通常散页印刷,不装订、没有封面的纸质出版物。报纸的诞生最早要追溯到中国战国时期(也有人说是西汉),当时的人们把官府用以抄发皇帝谕旨和臣僚奏议等文件及有关政治情况的刊物,称为《邸报》。11 世纪左右(中国北宋时期)中国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并流传到欧洲,大大促进了印刷品的数量,也丰富了印刷品的种类。欧洲最早开始使用印刷术印报大约是在 1450 年,那时的报纸并非天天出版,只是在有新的消息时才临时刊印。1609 年,德国人索恩出版了《艾维苏事务报》,每周出版一次,这是世界上最早定期出版的报纸。不久,报纸便在欧洲流行起来,消息报道的来源一般都依赖于联系广泛的商人。1650 年德国人蒂莫特里茨出版了日报,虽然只坚持发行了三个月左右,但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日报。

17、18 世纪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以报道新闻事件为宗旨的报纸也由此在欧洲各国相继发行,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和接受。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从而将报业带入一个新时期——以普通民众为读者对象的时期。相对于封建社会时期的贵族化、小众化,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报刊具有了大众化倾向。由于报纸售价低廉,内容也日渐迎合下层民众的口味,使得读者范围不断扩大。当然,这一时期的“大众化”只是初具形态。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报纸真正实现了从“小众”到“大众”的质的飞跃,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几万份增加到十几万份,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读者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上层人士到中下层人士,它宣告了“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从英国的情况来看,1476 年威廉·卡克斯顿在威斯敏斯特建立了上第一家印刷厂,从此印刷术被正式引入英国。之后的一百多年,英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定期新闻印刷品,内容通常是对某些重大事件进行报道。18 世纪 50 年代,英国出版物大约有 100 种左右,到了 18 世纪 90 年代,每年的平均数量急剧增长到 370 种左右;19 世纪 20 年代,又增加到 500 种,到 19 世纪 50 年代则有 2600 种(威廉斯 109-110)。其时,“连载的通俗小说几乎成为 19 世纪一些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在法国便有欧仁苏、雨果和大仲马等迷住一代读者的小说作者。”(朱虹 90)报纸业从“小众”到“大众”的民间化之路,

恰恰是小说从贵族走向普通民众之路。文学阅读——尤其是小说阅读，在报纸连载这种新的小说发布方式的推动下，迅速成为普通大众的基本文化生活方式。报纸在新时代对小说的传播、繁荣与经典的“淘洗”起到了媒介作用。

19世纪初印刷技术的革新，有力促进了英国图书市场的发展；与传统的精致高价的出版物相比，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廉价的定期再版丛书方式的印刷品。这种丛书大量印刷，每册只卖6便士。小说以定期连载方式出现在这些廉价的小册子上，不同层次的人都可以买到并阅读，这使小说的阅读人数显著扩大，促进了小说的发展。“英国的19世纪上半叶，是小说的黄金时期，小说数量之多达到空前。根据一种统计，1820年出版新小说26种，1850年增至100种，而到1864年竟增至300种了。另一种统计，数字更加惊人：1800年以年前最高产量为40种，1822年增至600种，而到世纪中期竟达2600种之多”（朱虹89）。图书出版方式的更新，促进了图书市场的发展。“18世纪以来，小说传统的出版形式是三卷本，定价一个半吉尼，属奢侈品；普通市民可望不可即。19世纪初，租赁小说的图书馆在城市广泛设立，对普及小说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小说的兴盛与过去有所不同。这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图书市场。作家（生产者）——出版者——读者（买主）都是这个市场上的不同环节”（朱虹89）。

总之，印刷技术的更新，加速了新闻报刊、图书出版业和图书市场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小说产量的剧增，也促进了小说阅读的普及和读者群体结构的变化。这意味着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进一步走向了大众。“小说对于维多利亞时代就如戏剧对于伊莉莎白时代和电视对于今日一样重要”（罗伯兹293）。毫无疑问，19世纪的英国小说是借助于报刊与出版的大众传媒新渠道得以传播与繁荣的；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是在新传播媒介里“淘洗”出来。

在此，我们以查尔斯·狄更斯为例，考察传播媒介对小说繁荣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狄更斯是在当时的新传播媒介里成长起来的英国19世纪小说家代表，是他把19世纪英国小说推向了繁荣之巅。

早期的狄更斯是借助报纸创作合乎大众口味的连载小说的“写手”面目出现于文坛的。他15岁踏入社会，第一份给他带来收入的工作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小伙记。20岁时狄更斯成为下议院的采访记者，正式进入了报界，从此与报纸结下不解之缘。他长期从事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先后为《议会之镜报》、《真实太阳报》、《时世晨报》、《时世晚报》等报纸工作。1846年1月21日他创办《每日新闻》，自任主编，出版十七期后请辞；1850年他创办杂志《家常话》；1859年又创办《一年四季》。不仅如此，他的文学作品大量的都是以报刊杂志的分期连载方式与读者见面的。其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就是首先在报纸上连载的，受欢迎的程度可以说开创了小说出版史上的奇迹。

连载小说必须具有可读性，要用生动曲折的故事把读者日复一日地吸引住。“狄更斯的小说通常分章回，按月连载。所以，一想到正在等候的排字工人，他会有一种急迫感，也许从来没有过在此种条件下写作的小说家”(Ford 217)。这种写作状态颇似我们今天的某些网络文学写手。狄更斯在创作《匹克威克外传》之初，“不知道如何写下去，更不知如何结尾。他没有拟订任何提纲，对于自己的人物成竹在胸，他把他们推入社会，并跟随着他们”(莫洛亚 20)。随着狄更斯名声日盛，拥有的读者愈来愈多，他在创作中也就愈为读者所左右，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的小说不让那些如饥似渴般翘首以待的读者们失望。“由于广大读者日益增多，就需要将作品简单到人人能读的程度才能满足这样一大批读者。……读者太广泛的作者也许很想为最差的读者创作。尤其是狄更斯，他爱名誉，又需要物质上获得成功”(莫洛亚 78)。狄更斯常常将读者当“上帝”，自己则竭尽“仆人”之责。为了让读者能继续看他的连载小说，“他随时可以变更小说的线索，以迎合读者的趣味”(莫洛亚 78)。他“常常根据读者的意见、要求来改变创作计划，把人物写得合乎读者的胃口，使一度让读者兴趣下降的连载小说重新调起他们的胃口”(莫洛亚 78)。为了吸引住当时在狄更斯看来拥有远大前途的中产阶级读者，“他的作品虽然着力描写了下层社会，但常常为了迎合中产阶级的阅读趣味，描写一些不无天真的化敌为友的故事”(Pykett 5)。狄更斯总是一边忙于写小说，一边关注读者对他的小说的趣味动向。所以，“人们很难确定到底是他被读者牵着鼻子走，还是他牵着读者的鼻子走”(Blair 221)。狄更斯的创作与读者之间这种“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关系，既很好地发挥并开掘了他想象的天赋和编故事的才能，也促成了他的小说的故事性、趣味性和娱乐性。狄更斯小说创作对读者的高度依赖和自觉迎合，满足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娱乐需求；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娱乐期待也反过来激励了狄更斯对故事性的刻意追求。所以，“故事”成全了“娱乐”，“娱乐”也成就了“故事”、成就了作家和出版商，其间的因果关系，实在是一种说不清的循环链。“19 世纪上半叶由连载小说开路，通俗小说打开市场，进入极盛时期，而狄更斯则是它的无冕之王”(朱虹 91)。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报刊杂志的连载以及出版业、出版商成就了狄更斯。其实，在当时，与此相仿的并不仅仅狄更斯一人。

正是随着报纸、杂志和图书出版等传播媒介的新发展，英国 19 世纪上半叶成了盛产小说的年代，长篇小说以空前多的数量问世，读小说成了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虽然，诗歌创作在 19 世纪的欧洲依然势头不减，但小说成了人们更青睐的读物。正如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 (Anthony Trollope) 所说，19 世纪的英国“变成了一个惯于读小说的民族。平时近乎人手一册，上至国家首相，下至厨房的女佣人都在看小说”(Gilmour 1)。读小说成了 19 世纪英国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经过 18 世纪小说家们的“助跑”，到了 19 世纪，英国的小说就“腾空而起”，成了叱咤文坛的雄鹰。因此，从文学与文化发

展史的角度看, 19 世纪的英国文坛可谓是“小说的世纪”, 也即英国小说的繁荣期。

三、科学理念的渗透与“真实性”审美品格之嬗变

与整个欧洲小说相仿, 英国小说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而发展的, 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产物, 而自然科学则是现代化的骄子。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发展演进, 是以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对周围世界和自我认识之兴趣的增进为推动力的, 这种“兴趣”包含着一种生发于求知、求真的好奇心, 其间, 不乏科学理念的渗透。也就是说, 到了 19 世纪, 小说读者在好奇心驱使下的娱乐性阅读中, 求知、求真的心理在有力地攀升。从审美品格的角度看, 这个时期的小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现实, “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的密切”(Gilmour 4)。其实, 此前人们对即使是作为小说之前身的叙事文学——神话、史诗和传奇——的阅读心理, 那“‘好奇心’也从来不曾完全脱离过‘好真心’的约束控制”(徐岱 93)。因为, 事实上神话、史诗和传奇“其记载的故事, 当然并非全是事实, 但很难说是虚构, 它是虚假的故事与以讹传讹的事迹相混淆在一起, 装点成实有其事”(坪内逍遥 93)。人们即使是在阅读传奇这种被认为十分虚假的文学作品时, 也一定程度地怀着“信以为真”的心理去看待其中的人与事的。而随着人类文化的不断演进, 人们对叙事文学阅读趣味从关心遥远时代的传说转到身边琐事和自我本身, 传奇之类的叙事文学也就演变成了小说, “真实”的理念也就得到了强化。到了 19 世纪, 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拓宽了人们的视野, 增强了欧洲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自信心与乐观精神, 在 19 世纪这个“科学的世纪”(也即“科学崇拜的世纪”), 自然科学的求真、求知理念强有力地渗透到小说美学之中。在西方人的文化观念中, 19 世纪是一个自然科学取代了上帝的时代, 是一个理性崇拜的时代, 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发展到了高峰的时代。此时, 人们更坚定了三个信念: 人是理性的动物; 人凭借科学与理性可以把握自然的规律与世界的秩序; 人可以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对自然科学的崇拜, 使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不仅仅限于科学本身, 而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一切问题, 包括人类社会。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曾指出:

在 19 世纪的上半期, 科学就已经开始影响人类的其他活动与哲学了。排除情感的科学研究方法, 把观察、逻辑推理与实验有效地结合起来的科学方法, 在其他学科中, 也极合用。到 19 世纪的中叶, 人们就开始认识到这种趋势。(丹皮尔 262)

科学的这种影响在 19 世纪的欧洲形成了与以其他世纪明显不同的普遍风气: 任何其他学科, 唯有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才令人信服。正如赫尔姆霍

茨所说：“绝对地无条件地尊重事实，抱着忠诚的态度来搜集事实，对表面现象表示相当的怀疑，在一切情况下都努力探讨因果关系并假定其存在，这一切都是本世纪与以前几个世纪不同的地方”(Helmholtz 33)。不仅如此，19世纪的许多人还以借助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建立一门科学并相应有一整套严密的概念、定理、范式予以支持，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事，为此，人们称这是一个“思想体系的时代”(阿金 2)。恩格斯也对当时的这种现实深有感触地说：“在当时人们是动不动就要建立体系的，谁不建立体系就不配生活在 19 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12)。不管是在理论观念层面还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当中，西方文学中的所谓“写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生成的动态历史过程之中的(Auerbach 3-23)。正是上述这种区别于以前世纪的精神文化风气，影响着文学的发展。于是，无论是小说家还是读者，对小说文本都有了比 18 世纪更强的“真实性”要求，尤其是作家们，常常把小说创作看成对现实社会的研究、实验、解剖与评判，把自己创作的小说文本之内容作为“历史”和“事实”去追求。因而，此时许多作家的创作，对小说文本故事“虚构”的技巧和水平的高低，在于其内容的逼真性程度。这种小说理念影响到了这一时代读者的阅读心理，那就是：强烈的好奇心运载着强烈的求真心，从而迎来了一种不同于 18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我以为，自然科学理念的渗透，通过读者和作家两种渠道，影响了 19 世纪英国小说文本的真实性审美品格。

如上所述的狄更斯，其小说创作一方面因迎合读者大众故事性、娱乐性的审美期待，另一方面更是顾及其“求真”的心理企求，他的小说也就不至于一味地流于纯娱乐化而成为低层次的通俗小说；追求真实性、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富有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等等，使狄更斯小说具备了文学经典的品位。但是，与法国巴尔扎克、福楼拜等小说家相比，狄更斯的现实主义明显具有主观性和情感性特征。他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他笔下的人物性格单纯而不单薄，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对人性的发掘有深度。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没有描写狄更斯那样广阔的生活场景，而是描写如他自己所说的“家常的琐碎”，但他的小说在自然、平和中塑造了真实的人物，描写了富有真实感的故事。为了使作品富有真实感与感染力，他运用独具特色的叙述策略，有意模糊小说叙述者、作品人物与读者三者之间的界线，形成了自己的叙述风格。勃朗特姐妹在英国 19 世纪小说画卷中闪烁着奇特光彩，在当时就拥有广泛的读者。特别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无论在形象塑造和故事叙述的技巧上，都称得上英国小说乃至欧洲小说史上具有真实性品格现实主义小说杰作。托马斯·哈代是 19 世纪英国继狄更斯之后最伟大的小说家，他为 19 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小说撑起了半壁江山。他的创作继承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又昭示着现代小说新的思想和艺术特征，他把严肃而深邃的哲思渗透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

形式中。

综观 19 世纪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可见，在“真实性”理念指导下，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广阔而全面，小说除了具有娱乐与审美作用外，社会认识与道德评判功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20 世纪是英国小说的创新、变革时期，“变革”的根本是真实观，而这与科学理念的进一步渗透直接相关。如前所述，从“传奇”到“小说”的演变，真实观就是对“小说”这一文体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核心概念；从最初雏型期的小说到 19 世纪成熟期的小说，真实观内涵的变化也是小说演进发展的重要标志。19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在自然科学的实证性理念的影响下，对小说之真实性的追求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当“真实地反映生活”成为小说创作的一种固定规则时，对之怀疑与超越的企图就悄然在作家中萌生了。而且，如同 19 世纪小说真实观受当时科学与文化之影响而成为一种审美品格一样，20 世纪科学的新发展则促使作家们对 19 世纪之真实观的不满与反叛，并追求一种新的“真实”的审美品格。

在西方文化史上，从亚理斯多德以来，科学的目的都是在寻找客观的规律和秩序，以逻辑的、实证的方式求证一个稳定的、可以认识与把握的世界。因此，人们相信，“世界中的一切现象都被先验地认为是某种原因的结果，而这些原因都有其自身的法则。秩序建立在原因结果的基础之上。不能找到原因的结果超出了科学的范围，就是违反逻辑的。不能被原因和结果这一法则解释的现象都是偶然，偶然无疑也与科学的目的形成对立”（易丹 55）。正是基于这种机械宇宙观，19 世纪欧洲人面对世界时才有了那种自信与乐观。他们认为，“人运用科学手段——如望远镜和数学计算——和理性思辨，就能够认识这个世界中的任何一条固定的法则，找到任何一种现象内部的根本原因”（易丹 55）。这种宇宙观也支撑起了 19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对小说真实性追求的坚定信念。然而，20 世纪科学的新发展轰毁了机械宇宙观的“幻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人们：在貌似稳定的世界和宇宙里，一切都是不牢靠的；许多现象的产生并没有固定的原因和必然的规律；传统逻辑的、实证的认识方法并不一定能把握人们面对的世界。于此同时，现代心理学和哲学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开阔了人的视野，把人们的目光从客观物理世界转向主观心理世界。人们发现，理性所认识和把握的外在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无序的直觉才是唯一的真实。因为，人们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并不是稳定不变的，一切都没有绝对性标准，只有人的内在感觉才是最真实的。克罗奇认为，只有心灵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柏格森认为，人的生命的冲动是一种不能截止的“绵延”，它不断变化、活动、创造，而自我的生命冲动是时间绵延的根本动力，人的内在感觉则是时间的衡量标准，自我的感觉顺序就是时间的绵延。弗洛伊德则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人的心灵深处，认为无意识是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萨特则赋予人的心灵意识最高最真之意义，

认为外部世界是“自在的存在”，人的意识是“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一片混沌，是一个巨大的“虚无”，没有原因、没有目的、没有必然性，永远是“不透明的”、“昏暗的”、“非逻辑的”没有意义的东西；而自为的存在才是真实的，自在的存在只能依附于自为的存在，为自为的存在设立对象才能有意义。20世纪科学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宇宙观的变化，深深影响了文学。

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的“先锋文学”，其首要特征就是反传统、图变革、求创新。在英国的文坛上，现代主义倾向的小说家就是新宇宙观的接受者和拥护者，因此，他们不再重视“如眼所见”的外部生活世界，而是关注心灵世界对外部世界的主观感受，注重表现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一种感觉的、心理的真实；而心理的、主观的存在和行为是一种无序的、破碎的印象的集合过程，因此，要客观、准确地反映这种心理行为和心理真实，传统的狄更斯式的故事叙述已难以奏效，于是，在表现手法与技巧上也必须标新立异、另辟蹊径。英国的现代主义小说就以一种崭新的面目雄踞文坛，开创了20世纪英国小说的新局面。这里，不同的真实观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最根本的差异。

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是以表现主观真实的心理小说的出现为主要标志的。这种现代特征的心理小说最先从19世纪末的亨利·詹姆斯的创作开始。詹姆斯坚持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原则，但他认为，真正真实的不是外部的、表象的生活，而是人的内心生活。他在《小说艺术》中指出，“一部小说成功与否，决定于它在何种程度上揭示了此心灵与他心灵的差异”(James 430)。他的小说关注的是人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与感悟。所以，詹姆斯被批评家称之为“细微意识的史学家”(the historian of consciousness)，也有的称他为“心理现实主义”作家。可见，詹姆斯是沿着“心理真实”的方向开辟现代主义小说之先河的。到了20世纪初，这种“心理真实”小说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代表性的是两种流向。一种是D·H·劳伦斯为代表的以揭示性心理为主的心理探索小说，另一种是以乔伊斯和伍尔夫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

劳伦斯的小说在结构形态及对社会的批判意义上，仍具有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特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独特的审美意识及其深入探索人类心灵的黑暗王国的心理小说使其成为一名出类拔萃而又与众不同的现代主义者”(李维屏 224)。就劳伦斯来说，这里的“黑暗王国的心理”主要是指人的性心理，性的心理几乎是他的小说的中心题材。他企图通过性心理的描写来揭示工业文明时代人的自然本性；他把性的和谐作为对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的拯救，把性与爱的和谐看成人性的回归。正是在这种追求中，劳伦斯拓展了小说表现的领域，体现了小说揭示人性的深度，引领了英国小说的一种新取向。

真正把英国心理小说推向高峰的是乔伊斯和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杰出代表，他毕生致力于小说艺术的变革与创新。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实验性，这种实验性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他把小说描写的焦点集聚在人的意识上，把笔触深入到人的精神活动的底层——潜意识，表现那飘忽混乱的思绪与感觉，生动逼真地展示自然和非逻辑状态的心理流动的过程。在乔伊斯看来，小说家如果能够把描写的焦点集聚于人物的精神世界，以理性的手法表现非理性状态的精神世界，就能真实地反映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这显然是意识流作家所拥有的现代意义上的真实观。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有力地推进了英国小说的艺术变革，也推动着整个西方现代小说的巨大变革。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是一位实验小说家、意识流小说的倡导者之一和杰出的现代主义代表。她与乔伊斯几乎同时倡导与实践意识流小说，但又有自己独特的追求与贡献。她像乔伊斯一样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揭示人的真实的精神 - 心理的感受，但她又格外重视表现人的精神世界的技巧与形式，因此，她的小说在心理时间、叙述方法、结构布局等方面为意识流小说和现代小说做出了新的探索，她的小说在形式上与传统小说拉开了更大的距离，从而表现了她对小说形式的创新与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小说出现了一次新的转折，即现代主义的小说发展成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既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延续，又是对现代主义小说的超越与反叛。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否定了小说文本能通过语言来反映生活真实（包括心理真实），而认为小说文本只能用语言构筑一个虚构的无意义的世界，无真实性可言。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对“真实”的这种颠覆性理解，无疑同后结构主义哲学影响有关。后结构主义试图用解构主义的理论推翻结构主义，有明显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它要瓦解几千年来西方传统哲学观念，否定一切终极永恒的东西，否定整体性、确定性、目的论之类的概念，拒绝一切试图重设深度模式的哲学和重设中心的企图，主张无限制的开放性、多元性和相对性。关于文学，它否定作品在它们使用的语言范围内可能确定自己的结构、整体性和含义。后结构主义的这种哲学思想对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有直接影响，因而，在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看来，小说是作家凭想象力虚构出来的语言文本，既然是“虚构”，就无法反映真实，“真实”与“虚构”是互相对立的。在此，“真实”被“虚构”取代，可见后现代主义小说在“解构”了小说自它产生以来一直追求与恪守的“真实”这一根本性原则之后，回归到了“虚构”。于是，文学史上从传奇到小说的发展历程就成了“虚构→真实→虚构”的历史循环。显然这不是历史的重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因为，后现代小说的“虚构”与传奇文学的虚构有明的不同内涵。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虚构”实质是要模糊小说文本内容之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是“事实与虚构的交混”（the fusion of fact and fiction），达到一种以假乱真、真假难辨的效果。当然，正是这种真假难辨

之效果，消解了小说接受过程中的真实感。正是真实性之被颠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方法、结构特点、语言风格、表现技巧等等，都出现了实验性的变革，在艺术形式上不无“板端形式主义”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既有的小说概念，所以这种小说又具有“反小说”特征。但不管怎么说，后现代小说的这种实验与探索，丰富了小说的内涵，推进了小说的变革与创新。

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代表有塞缪尔·贝克特、劳伦斯·达雷尔、约翰·福尔斯和 B.S. 约翰逊等，他们超越既往的小说创作规范，自由地进行着小说艺术的实验，使英国小说在情节、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概括地说，“贝克特创造性地发展了一种‘能容纳混乱’和‘荒诞小说’，达雷尔热衷于构筑他按照平等关系发展的‘重奏’小说，福尔斯别出心裁地推出事与虚构混为一体的‘超小说’，而 B.S. 约翰逊则毫无顾忌地将小说形式的革新推向了极端”(李维屏 328)。

总之，20 世纪英国小说在真实观问题上，既存在着认识论哲学基础止的客观真实性（即传统现实主义倾向的外部真实）和主观真实性（即现代主义我倾向的心理真实）理念，又存在着本体论哲学基础上的非真实性（即后现代主义倾向的“虚构”）理念，因此，小说文本既有力求真实反映日常生活，具有深刻认识价值与社会批判意义的现实主义形态，又有展示主观心理世界、追求形而上的深度意义的现代主义形态，还有试图用新的语言体系构建一个虚构世界，追求文本结构的无序性、非逻辑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形态，不同形态的小说普遍具有内倾性特征，关注对人的精神 - 心理世界的展示。较之 19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20 世纪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加强了对人的心理的描述；现代主义倾向的小说则力图在理性原则规约下展示人的自然状态的精神 - 心理世界；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小说则力图在小说文本中展示一种荒诞的精神 - 心理体验。

Works Cited

阿金：《思想体系的时代》。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

[A Jin. *An Era of Thought System*. Beijing: Guangming Daily Press, 1989.]

Auerbach, Eri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P, 2003.

Berlin, Isaiah ed.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York: Siget Classics, 1956.

Blair, W.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2.

Ford, Boris. *The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Dickens to Hard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8.

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 年。

[Dai Lianbin. *From the History of Books to That of Reading*.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17.]

- 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珣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Dampier, W.C.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Trans. Li Heng.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01.]
- Gilmour, Robin. *The Novel in the Victorian Age, A Modern Introduc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6.
- Helmholtz. *Popular Lecture on Scientific Subjects*. Trans. E. Atkinson. London. 1873.
- James, Henry. *The Art of Fictio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 Hunter, J.Paul. "The Novel and Social/Cultural histor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vel*. ed. by John Richetti.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6.
- Kroll, Richard. *The English Novel, 1700 to Fielding*. London: Lonman, 1998.
- Leavis, Q.D. "The Englishness of the English Novel",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35.2 (1982): 354
- 李维屏：《英国小说艺术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 [Li Weiping. *A History of the Artistic Development of British Novel*.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03.]
- 刘建军：《西方长篇小说结构模式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 [Liu Jianjun. *On the Structural Models of Western Long Fictions*. Changchun: Northeast Normal UP, 1994.]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 [Marx, Karl & 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Vol. 4,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72.]
- 安·莫洛亚：《狄更斯评传》，王人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 [Maurois, André. *Dickens*. Trans. Wang Renl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6.]
- Pykett, Lyn. *Charles Dickens*. Houndmill,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2.
- Ray, William. *Story and History: Narrative Authority and Social Ident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and English Novel*.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90.
- 戴维·罗伯兹：《英国史·1688年至今》，鲁光恒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
- [Roberts, David. *A History of England*. Trans. Lu Guangheng.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1990.]
- 坪内逍遙：《小说神髓》，转引自徐岱《小说形态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 [Tsubouchi Shōyō. "The Marrow of Fiction", in Xu Dai. *Morphology of Fiction*. Hangzhou: Hangzhou UP, 1993.]
- 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3.
- 黑格尔：《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 [Hegel, G. W. F. *Aesthetic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1.]

雷蒙·威廉斯：“出版业和大众文化：历史的透视”，见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

[Williams, Raymond.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Mass Cultur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ass Cultural Studies*. ed. by Lu Yang, Wang Y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徐岱：《小说形态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

[Xu Dai. *Morphology of Fiction*. Hangzhou: Hangzhou UP, 1993.]

易丹：《断裂的世纪——论西方现代文学精神》。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

[Yi Dan. *Fractured Century: on the Spirit of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Chengdu: Sichuan UP, 1992.]

朱虹：“市场上的作家——另一个狄更斯”，《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第89-96页。

[Zhu Hong. “A Writer in the Market: Another Dicken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1989): 89-96.]

责任编辑：杨革新